

一个小镇青年的 “99.9999%”



2019年，罗明浩（左）在铸造车间指导员工操作。

3

也许劳模劳模，就是“劳动着成了魔”

平凡的人锲而不舍，便能在时代的熔炉里炼出自己的“99.9999%”

（上接A09版）

一年年苦熬着，国内市场慢慢有了起色。2011年春天，日本大地震震垮很多企业的供应链，江丰电子的产品因此被“看见”并得到了世界顶尖公司的认可，销售额迅速增长，多年努力终于让我们守得云开见月明。

公司乘上时代的快车一路往前冲时，我反倒开始睡不着。

人都在进步，我怕被甩在后面，变成公司发展中的“旧零件”。是元老，也是摆设。

我一点点提升着自己的学历，从大专，到本科，但那焦虑依然像车间里没清干净的铝渣，硌在心里，想转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。

好在业务已经很熟悉了，我知道造靶材最讲究金属原料的纯度——最好是99.9999%，最起码也得99.9995%，这就是业内常说的“6个9”“5个9”。这数字把国内大批企业拦在门外，国外进口货价格高得让人喘不过气，万一哪天人家不卖给我们了，生产线就成了废铁。我日琢琢磨这事，所以姚总提出自己研发纯铝提取技术的时候，立马主动请缨。

话一出口，自己也觉得唐突——一个技术工人操心“研发”的事，别人会不会嗤之以鼻？

但姚总不是别人。他拉我到黑板前，粉笔尖飞速划过黑板，从原理到结构，越聊越兴奋，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，渐渐有了最初模样。

最后他说：“只要你想，就去试。”先前的焦虑忐忑全化成了闯劲，因为那是我打心眼里想干的事。

但公司把真金白银砸进来时，前所未有的压力也让我更睡不着了。

做实验需要远离市区，高温熔炼、安全试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我看中了一个学新材料的研究生，学着姚总的样子“画饼”：“搞砸了责任全算我的，成了功劳是你的。你想，一旦做成，就是这行的‘中国第一’，够你吹一辈子牛了。”磨了很久，他终于答应和我一起去实验点。

那时我们常常忙到凌晨三四点，回宿舍的路上天空已变成了浅青色，星星像螺丝一样钉在上面，远远地听到鸟开始叫了。人有一种疲倦的兴奋，扑到床上，脑子里也全是炉体的结晶杆和铝液结晶时压缩空气的降温流量。

迟迟没有突破的时候，我一连十多天难合眼，头发一把一把地掉。四五十天不回家，一回家就“瘫”在沙发上。老婆见惯了，找了几袋零食给我，说给我煲个汤补补。我盯着电视嗑了一地的瓜子，其实啥也没看进去。见到儿子也不打招呼，眼里脑里都是空的。儿子还开玩笑：“劳模劳模，就是‘劳动着成了魔’？”

我也不理，不知不觉睡着了，梦里听到老婆说汤要烧干了，一下子惊醒：结晶时炉体已停止了加热，铝液上表面氧化和散热太快，那就加大结晶盖的功率并且用导热陶瓷保护加热体……原来梦想，真的就是“做梦都在想”。

就这么熬了五个月，结晶杆的壁垒破了，结晶的速率、炉体的液压控制、浇道的保温、铸造的水温与

速度，也都调试到了最佳状态。拿到“99.9999%”的纯度检测报告，我的手都在抖：国内首个高纯铝精炼铸造和提纯系统，成了！国外的技术垄断被撕开了口子，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底气。

再后来，我和团队攻破了一道又一道难关，帮助上百家关联企业解决技术难题，培养了两百多位技术人才，也越来越明白：核心技术从来不是求来的、买来的、讨来的，只能靠自己的手，一点点磨，一点点炼。

现在我也常给职校的年轻人上课，我看着他们，就像看到当年的自己。

他们不属于社会标准意义上的“好学生”，出身普通，学校并不起眼，也算不上有天赋。可哪能人人都上985、211呢？这些最普通的年轻人，才是社会最广泛的一个群体，也是支撑起中国工业基础的生产力。我常常带他们进入车间与展厅，介绍那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纯度铸锭，如何从最不起眼的原料中提炼出来——这个过程很像我们每个普通人的成长：找准一件事，愿意为它熬无数个夜，试无数次错，最终那些走过的路、闯过的关，那些迷茫与不安、失落与遗憾、坚定与勇敢，都是向完美挺进的历练。

和哥哥聊天时，他常说羡慕我，做着这么纯粹的事。他当年以为考上大学就是实现梦想，后来才发现，路还长。他和我一样是理想主义者，只是在不同的路上披荆斩棘、执着前行。我们都是平凡的人，不过终其一生，锲而不舍，在时代的熔炉里，努力炼出自己的“99.9999%”。

●讲述人罗明浩

中共党员，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师。曾获全国劳动模范、大国工匠等荣誉，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他和团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，完成中国首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溅射靶材生产线关键设备的设计、安装与调试；通过自主设计300余套设备，节约成本数亿元，助力江丰电子成为全球芯片工厂重要供应商，让“中国制造”在高端半导体领域站稳脚跟。

记者 李贵军 樊卓婧 王婧